

如若（樸本）

閻莖 (yankun@nature.ac.cn)

實踐

弟子問佛陀：“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佛陀言：“自悟超越輪回，親證解脫生死。”
“然後呢？”
“清淨平等佈施，慈悲回向眾生。”
“再然後呢？”
“究竟圓滿成佛，一佛一切佛，一切佛一佛。”
“再再然後呢？”
“人生短促，現在開始實踐示現第一步吧。”

成佛

國王問佛陀：“如何才能究竟圓滿成佛？”
佛陀言：“見性即為圓滿成佛之基。”
“要怎樣才能見性？”
“見諸相非相，遍見無所見。”
“如此就有望成佛了？”
“若執於成佛，則難以究竟。何以故？明心見性，色空一如；解脫生死，輪回涅槃一如；慈悲般若，入世出世一如；圓融清淨，眾生諸佛一如。”
是時佛說偈曰：“幻身幻心福罪空，觀佛念佛省自性；性空俱足自灌頂，法本無生佛假名。”

如如

門徒問師父：“在證悟階段如何簡要次第分辨佛法與他法？”
師父答：“邁向覺悟是佛法、平等度脫是佛法，至禮如來是佛法、路過如來是佛法；疏於親證是他法、守成自覺是他法，微慢佛法是他法、執著佛法是他法；非時示現是他法、知機善導是佛法，凝固佛法是他法、透過佛法是佛法，法、非法及非非法究竟皆含攝在佛法中。”
“如來從何來？”
“從如如來，等同如如，如如；來，是映射變換，是不昧示現，是無從來去，是應機隨緣。”
“何謂如如？”
“如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周遍法界，莊嚴自在，隨緣幻現，諸法依止，無過去現在未來際。於此根本是故，如來、諸法王子、菩薩及阿羅漢、乃至眾生，究竟一體無別。如如，即非如如，是名如如，遠超數理邏輯、哲學辨析及宗教認知；雖一切法依此而展開及歸結，然其義難以概述，更不宜執著於分別字句及思量；所表章法，俱無實義。
空相實相或無或有，出入來去亦幻亦真；言語文辭啟示自省，善巧方便引導親證。”

師承

弟子問師父：“怎樣才能擁有并轉動這個世界？”
師父說：“首先修行讓這個世界完整地擁有并同步地轉動你。”
“如何讓世界完整地擁有并同步地轉動？”
“如清流依境盈轉，又如雪花素潔翩躚；似浮雲隨遇安適，亦似彩虹飄逸沖淡。”
“修行有捷徑嗎？”
“師承是捷徑。”
“這樣我就可以從您處直接入門了？”
“但是，在此意義上，我不是你師父，你也不是我弟子。”
“那誰是我的師父？”
“你的清淨自性。
諸覺悟中以自覺悟為基礎，諸救度中以自救度為根本，諸皈依中以自皈依為極致。”

親證

師弟問師兄：“如何自然甄別確認、進而親近隨學一位覺者？”

師兄答：“對於紛繁現象，覺者皆會平等無礙地透射出不昧諸法、非識非智且微妙宛然、緣機適度的本覺光輝；隨學即當以恭敬心完整融入，以平常心開啟本俱，以慈悲心應世顯發，直至與覺者無別；善說眾生世界成住壞滅的輪回根源和眾生的解脫途徑，善導眾生明澈身心性法的本質要義繼而走上覺悟次第階梯，善示眾生成佛后教化的世界景象及教法住世因緣。”

“諸法以何為自性？”

“諸法在現象形式上隨緣生滅，在至本究竟中無生無滅；終不輕言諸法以無自性為自性。”

“那您近期在作什麼功課？”

“正在親證自性空性。”

“既然自性空性，您還親證什麼？”

“至道要途乃覺、行、如、若，其中自性自證自覺；未親證，則何以明澈確認自性空性、清淨俱足及其圓行妙用呢？”

“如此，世界在說什麼？”

“南無威音王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普現佛，南無賢勝佛，南無過去現在未來一切佛。”

回向

一天，學者問禪師：“修行的重要階段是回向眾生，眾生有盡嗎？”

禪師回答：“眾生無盡誓願度。”

過些天，一位雲遊僧也問禪師：“嘗聞眾生不可思議，眾生無盡嗎？”

禪師回答：“眾生有盡願無盡。”

弟子不解：“您前些天說眾生無盡，這時怎麼又說眾生有盡呢？”

禪師說：“在基於眾生層面，眾生無盡；在近於悟道層面，眾生無盡也有盡；在趨於圓融層面，不執著眾生有盡或無盡。言‘有’或‘無’旨在隨緣撫慰其思緒，進而引導自省覺悟。

雖然有盡與無盡都是二邊的執著、願與度皆是生滅現象，但只有親歷自度度人過程，超越貪欲和恐懼，無住於任何親證成就，方能通達諸法總相、別相及所依止，漸趣清淨圓融；其中以不執諸相、不舍諸相引發諸善根、善行現諸善果，回向一切眾生同證一切智、道種智，以諸善根、善行引發無量善法、善覺現無量善果，回向一切眾生同證道種智、一切種智。”

傳道

弟子對師父說：“明早我將出發去遠方傳道，今晚向師父辭行。”

師父聞言，即將隨身禪杖贈予弟子，贊許曰：

“自度度人是修行者的本分，是次第成就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的路綫。

布教傳道充滿艱辛和挑戰，在修行的同時也在檢驗修行。勿因恪守清規及戒律而致使冷漠絕情，勿因強力關愛或苛責而致使干擾侵略。依恒常知機而持久化導，因相性不昧而隨緣接引。代眾生懇請佛陀開示，替佛陀度化眾生覺悟，透過文字及觀照而漸至實相。眾生平等因緣幻現，諸法無異微妙通明；轉化根性遲鈍者朝向解脫，引導根性敏利者走向圓融；不住於相而善巧度化，不執於殊勝而同體慈悲。在你度眾生的同時，眾生也在度你；然於根本上，乃眾生息惡興善，自淨其意，轉識成智，遵循實踐諸佛的指引教導，歷因緣果，親證自度，相性雙解，生佛并融。諸佛慈悲應世及所表言行俱為如如清淨示現、圓融善導；一切法皆是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無有少法可得、可證、可依憑。

隨緣平等佈施，接引自省自悟，開權顯實究竟，是名莊嚴佛土，利樂有情。”

佛門

學者問禪師：“如何才能超越世俗的生活及平凡的歲月而成就輝煌人生？”

禪師說：“世俗是生活的一個構成面向，平凡是歲月的底色；當你些許超越了生活的世俗及歲月的平凡時，往往是因為有人承擔了這部分世俗及平凡；立足於當下現實而又胸懷遠大理想并逐步實施，尊重生活中的每一個人，珍惜歲月里的點點滴滴，亦適時從中深切感悟，如此則可能在平實的人生旅程成就輝煌人生，及至消解煩惱障與所知障，佛門修行回向眾生。”

“佛門廣大，如何修行？”

“依照佛陀闡述指引的方法修行。”

“怎樣選擇合適的具體方法？”

“選擇方法需通佛經大義。譬如諸草入藥，需明藥理；單方復方，配伍生克。亦如參量描述，需明解析；單列聯立，反饋守恒。佛陀是究竟圓滿的覺者，慈悲智慧，雖不代眾生選擇及證悟，然修證者若望徹悟佛經大義，不執著於經論指歸，則仍宜與佛陀同處，直承親證。”

“佛陀在哪里？”

“經聞思修、戒定慧，往十地二覺；透過佛法，自化佛門，即近佛陀處。”

開示

數學家問禪師：“究竟什麼是無窮、什麼是法性？什麼是涅槃、什麼是佛？”

禪師說：“你的思想項鍊若隱若現、學術耳墜旋回搖曳，成就光環忽明忽暗、職業戒指曆久彌新。”

“請開示明言。”

“幾何輔助綫。”

“謝謝大師開解。還請問，究竟什麼是圓融的智慧？又怎樣才是飽含智慧的慈悲呢？”

“智意微分方程，具有動態的即時性；慧意積分方程，具有開放的守恒性；圓融的智慧是運算區域、階次、項數皆趨無窮的微積分方程組；飽含智慧的慈悲即是最大覆蓋的最小值。”

“如何才能給出載入史冊的研究成果？”

“親自走一遍所從事領域的主綫脈絡，然後考慮如果沒有相關前輩的研究結論，該如何面對現下的前沿問題；偶爾宜到相鄰學科領域漫步，尤其是於極端情況下試探性地借鑒并發展其描述方法；則在不斷取得一般進展的基礎上，自然可能會進一步給出能夠載入史冊的標志性乃至是具有里程碑層面意義的研究成果。走出再回望，兼具濟世普度之胸襟、拔苦開智之宏願，持之以恆同時不住於相，則對世界演化及人生真諦或有更具整體性、更深刻的悟解。”

“若研究結論為其他學者或同期闡釋、或隨后再述而別名彰顯於學界，當如何平復心境？”

“如研究結論較為契合自然現象，則其為自然界所公有，并不獨屬於誰；如果偏差較大，則其無所謂屬於誰。生如朝露，偶映光華，轉瞬即逝；生當死后，湛然清明，大千一體。”

“何以有些學者成就一般卻身居評審高位，而有些學者成就卓越卻跋涉波折坎坷？”

“前者處於多種力量的動態平衡點附近，位於多條曲綫的交匯點區域，等效為方程組的近似解；而後者處於具有貫穿性的極端狀態，行於從過去延展向未來的探索途中，等效為方程組中的主項函數；前者代表著現實社會的有限節點，而後者則代表著未來世界的無窮面向。前者與後者或居高位、或處低谷，或早成名、或晚輝煌，皆在生生世世的宿業承載輪轉中。”

物理學家隨即問禪師：“如何示現無窮？”

禪師聞言展開一方巾；物理學家說：“這是一塊布。”

禪師言：“這塊布若用長度測量，理論上即是無窮；當然實際上其中的綫長不是無窮。”

“這我知曉。如何樸素地闡釋無窮與零之間的轉化？”

“當現象的等幅變化頻率趨於無窮時，即是現象在另一表徵層面上變化頻率趨於零。”

未盡意

數學家問禪師：“佛性乃眾生本俱，但不在內、不在外、也不在中間，佛性究竟在哪里？”

禪師曰：“有一數，不小於零、不大於零，也不等於零，你知道是什麼數；不即亦不離。”

“是的，我確實知道此數。可是佛性又是怎樣幻現世界的？”

“你所知道的數是怎樣通過運算演繹全部數的？是俱非俱清淨俱，非即遍在清淨遍在。”

“地球上人類從何來？遠古文明是否存在？娑婆世界與他世界是何關係？”

“劫初有從光音天來地球的天眾，部分因嘗食地肥致使神通力退化、無明漸增，滯留地球繁衍成為人類始祖；遠古文明周期性存在，成住壞滅是一般規律；娑婆世界與無量他世界是層層映射關係，一念清淨即可從此釋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到賢勝佛的勝蓮華世界。”

數學家又問禪師：“如何形象地表明覺者從此世界到他世界幾乎沒有距離呢？”

禪師聞言隨即劃一根綫；數學家說：“這是一綫段。”

禪師解釋：“這也是一三角形；簡單構造是以此綫段作一直角邊，其斜邊長度可為零呢。”

數學家感慨：“此三角形可以構造，且推知空色一體，於一毫端豐現恒沙世界；時間亦復如是。在過去歲月，我將精力幾乎全部用於數學研究及推進方面，可我覺察到其與已至的衰老和將至的死亡沒有直接關係，這使我對從前的人生選擇產生懷疑；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禪師言：“科學研究，尤其是數學研究，有諸多引人入勝之處，聰穎之士競相投身其中，對理論框架上任何一個節點的細化和推廣都可能耗費掉天才寶貴的一生時光。而在此學科以外，其只是數學這一概念；同樣，全部科學亦復如是。科學研究到達一定程度後即形成專業思維模式，其慣性也易致使與每日用餐成癮一樣，成為生命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研究及推進科學的同時，階段性地與科學融為一體。雖然這個過程中有熟悉的前輩辭世，但尚未有切身觸動，而專業研究也易成為暫時避開死亡問題的熟悉疆場。由於沒有對生命本底及死亡過程予以適當瞭解，學術成就中總是伴隨著因時光流逝所致使的淡淡傷感與無奈。

因科學研究的重要方向是變化和守恆，狀態轉換是普遍過程；變化是永恆的，不變的只是變化本身；所以科學研究舞臺和探索歷程也是人生趣向覺悟的重要臺階和途徑，明曉個體的演化和轉變融合凝結著眾生的期冀與寄托，死亡同出生一樣自然莊嚴，解一念無明與無始無明、盡分段生死及變易生死，究竟無生無滅、圓融清淨，乃至復入中陰教化、普度諸有情。”

自干涉

一位物理學家疾步進入禪房拜望禪師。

物理學家問：“大師，您看見我是怎麼進來的？”

禪師說：“你的氣息及攜帶的山風先於你從左右二門進入，並形成干涉區；而你隨即只從其中一門進入，沿走干涉綫進而表現出自干涉特徵。”

自否定

科學家對禪師說：“愈深入研究我愈懷疑歷史著述、哲學，乃至佛法，甚至懷疑一切呢。”

禪師曰：“你是否也懷疑這個‘懷疑一切’呢？歷史著述是研究社會現象更迭變遷周期的主要參考，哲學可作為科學探索的基底延展，而佛法則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指針。先賢著述是通向前輩肩頭的臺階，往聖哲錄是登堂入室的門徑，微妙佛法是自主解脫的鑰匙。”

“以科學的標尺衡量，難以通過重復檢驗的闡釋不具有本質層面的意義。”

“你曾目睹親友死的過程，也切身經歷自己生的過程，但你是否清晰地體悟了生與死的本質？通達生之前與死之后的狀態及聯系？明徹生命往復過程無窮面向的輪廓及細節？”

科學家略有感悟：“可以超越無窮、超越佛陀嗎？”

禪師回問：“什麼是無窮？什麼是超越？”

科學家未解。禪師言：“無窮、佛陀，在單一含義上包含著不可思議，當組詞‘超越無窮’或‘超越佛陀’時，即是在否定無窮、佛陀原來的含義，這樣的問題本身是自否定的。

晨清暮素，凝望日輪及月輪光輝，感受晝夜交替與寒暑往來，領悟家國興衰和滄桑變遷本末，是為平常；然擬等效成為日輪或月輪本身，周遍普照萬物，則非超絕虛化，殊難成就。”

因果

旅人問智者：“上蒼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有時會安排好人同壞人一同赴難？”

智者說：“上蒼乃是因果循環的幻化。在近於根本上，眾生命運皆是自尊自演，其或福盡氣消、或果報受滿，因共業故一同辭世，繼而再次因緣受報，角色飾正飾反皆為應景遊戲；人間諸世多以種姓、財富、智慧分層，類如勢能、動能、內能，纏繞融合平衡轉化，主綫脈絡集中表現為神權、皇權、人權等方面的交織顛覆周而復始，生者感覺逝者幾乎通靈遍在。

於相續上，人生的每一剎那都有其連綿的趨勢導向并提供超乎平凡的殊勝選擇；今天在無奈中困頓厭倦及試圖擺脫的，也多是在昔日里曾愉悅默許或深切向往的，乃至是在現下仍然偶爾依憑、在未來歲月恍惚追憶間由衷感嘆的。階段性地，遇見不同的人物，將走上不同的旅途，再次歷經似曾熟知的人際景象和累世以來的啟示感悟。明曉因緣果報，通澈世出世法；不畏困苦，困苦中依然達觀；不靡福樂，福樂中仍故謙忍。凡事終有興罷，歌歇花謝曲盡時。朝堂村野，生生世世，一幻境為男人多時是女人逶迤行進途中的延伸臺階，另一幻境為女人多時是男人生命之樹上隨遇潤澤的雨露；恩恩怨怨，緣聚緣散，曾經一起走過的道路是共同的心血鋪就，眉眼間背后的清晰記憶和悠長祈盼連接著亙古以來的塵世輪轉。歡欣間伴愁苦日，相逢即預傷別時；曲徑宛轉翠荷畔，落英繽紛垂柳驛；輕輕去影融陌上，淡淡回眸入夢里；前路漫漫塵風起，往事悠悠故人稀。隱喻中，上蒼在懲戒壞人的同時，會嘉勉好人代表，授予在另一層面展開更好的旅程，特以彰顯上蒼的光輝。人生多途流轉虛幻，或扮乞士微服踽行、或飾王者沉凝宮苑，皆是因果遞續、業愿連綿；其部分隱細的信念透過垂習累積將改變人生面貌，而微末的人生憑由無我回向亦會影響世界的演化進程。若人生旅途擁有高遠的抱負及簡練的韜略，予眾生隨緣慈悲、正面引導，適機推動、細緻關懷，則將衍生出平和、謙誠、內斂的品質，眾生的因緣果報亦將得以適當轉化。

世間事物有其多面性，甚至是若佛陀因緣應世的極罕有事件，在示現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涅槃遺訓等恢弘正面力量的同時，也往往會在眾生間滋生些許潛在的如遲疑懈怠、幽怨自棄等負面效應。三界沉浮恍如夢，愛恨纏縛始終空；夢空落寞驚回首，無際覺者大道行。”

法性

商者問禪師：“經中龍女恭贈佛陀的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此如在地球上持有價值遠超過銀河系的珍寶；而佛陀立刻接受所贈，龍女隨即成佛，這如何解釋？”

禪師回問：“山門下的梨園茶館價值幾何？”

商者答：“不過百兩紋銀。”

禪師言：“可在那裏曾舉行超過萬兩黃金的轉贈儀式呢。龍女將僅有的生命及無價的成就全贈予佛陀，佛陀適時立刻收下，此如水歸大海，大海即納；其寓意是龍女將‘個體’自性融回佛陀的‘普遍’自性，即性歸於性海，在佛陀無量智慧的慈悲接引中轉瞬於南方無垢世界示現成佛。期間，文殊師利大菩薩示導，智積菩薩和舍利弗尊者代眾生問大乘平等法性。”

偈

雲遊僧問禪師：“往昔神秀大師在五祖弘忍門下任教授師，應師命作偈續祖。可是，若作偈則有覬覦衣鉢之嫌，若不作偈則又無以表明心跡且有違師命；此當何以應對？”

禪師說：“以當時情形，神秀大師可作‘平凡’止偈以複師命。”

“懇請試作此止偈。”

“止偈 此偈不為衣，此偈不為祖；偈偈無是處，無無無可書。”

“此止偈與惠能大師隨后同壁之偈相比若何？”

“二偈約在同一層面，接近見性而尚未證道；這也是該層面上語言表述的極限。”

無盡意

藝術家向禪師請教達摩大師的二入四行禪法要點，禪師一一作答。

藝術家說：“我曾編寫過不同風格的劇本，還主演過帝王、將軍、隱士及游吟者，其中有些角色重塑了我的性格面向，乃至冥符聖教；心如墻壁，寂然入道；心若虛空，無所掛礙。”

禪師說：“我也是的，此刻正編演著出家人，證解‘空’、‘不生’和‘圓融’。”

藝術家頓時如同孩子般天真笑了，隨即恭敬地問道：“怎樣較為形象地理解‘空’呢？”

禪師回答：“劃之間，字之間，句之間，經之間；念之間，禪之間，慧之間，法之間。”

藝術家聞語動容：“由此可理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及‘真空妙有，空有一體’的平等法性；通徹諸法因緣生滅至諸法本不生滅，究竟圓滿俱足無有少法可得；進而不以‘無有少法可得’為得或證竟故，慈悲普度眾生，契歸圓融清淨。您講經時十方世界聽得到嗎？”

禪師沉靜不語。良久，禪師請藝術家用茶；藝術家說：“您适才靜默，我有所悟解。”

禪師言：“在內涵方面，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風花雪月皆在演繹說法，智顛大師展開深遠的‘一念三千’與玄奘大師溯源微密的‘法相唯識’究竟無別。而於表觀上，靜默則是一特殊語言，在相應語境下能夠產生其他語言方式無法替代的表述。畫卷中的自然留白、樂曲中的片刻靜謐、影像畫面的悄然轉暗，與語言中的適時沉默，都是各自整體內容的生動構成部分，乃至具有更深刻微妙的表述闡釋，隨緣自適應生成多層面的廣泛映射。”

名著

一位將軍帶著研究報告來見禪師。

將軍說：“在亞洲乃至世界，中國的四大古典文學名著較有代表性，此四本報告即是我近年來結合軍旅生涯及社會變遷對這四部著作分別所做的研究心得，敬請大師指點。同時還請問，何以言‘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又何以解轉‘吃一口聖僧肉可得長生’之意？”

禪師翻閱了一下報告說：“你的研究思想很有深度，且有逐漸形成學派、彪炳史冊之望。塵勞纏縛，馳騁影事，輾轉生滅，無有出期；返識見性，自然清寂，轉識成智，微妙恒益。至心念一句‘南無佛’即有機緣超越輪回。”

聞禪師此言，將軍頓生豪情：“大丈夫立於天地，雖透迤於紅塵，亦應努力建不世之功。”

禪師沉默片刻開言：“若如是，則是否考慮過將四部著作放在一起研究呢？”

將軍懇切地說：“這還沒有，尚請大師明示綱要。”

禪師曰：“民難勝官，官難勝天，天道詮釋佛法，佛法因緣人間。”

處境

小國國王問菩薩：“我雖身為國王，卻總是圍著大國國王轉，甚是有失體統顏面。菩薩慈悲智慧，我要如何作方能改變這樣轉的處境？”

菩薩說：“你是在圍著大國國王轉，但大國國王也同樣在轉，是在圍著歷史演化趨勢轉。”

“那麼，菩薩您也在轉嗎？”

“是的，我在圍著眾生轉。”

道場

國王對智者說：“國以人為本；如何盡其德才赴於社稷、朝夕恪守誓愿不違我望？”

智者言：“人在轉變；其德高才中者展開用，德中才高者約束用，互補激勵；德才俱高者恭敬之為師友勿甚密，俱中者主導之為大流勿苛察，高低或中低兼者規引之為子弟勿疏遠。”

“世事紛繁，此消彼長，權衡興廢，終無至期。日去夜繼，惜時刹那，轉瞬暮年，未成基業。若能重返年少，則當隨師修行，以趣解脫纏縛，逍遙自在，不負此生。”

“天道莊嚴，巨細無偏；創生隱含毀滅，繁盛預置衰落；星河瑩逸紫微寒遠，滄桑沉浮帝國更迭；成住壞滅乃自然法則，人生命運及國運可適時因緣創造。世界處在無窮層面關聯的動態之中，經驗和規律僅是脈絡參考；世界、國家、集團乃至個體的細化結構狀態，皆是所處更廣闊背景演化過程在若干面向生滅之間的階段動態平衡縮影；宜盡可能支持并維護探索創造的多樣性以使國家充滿蓬勃生機，進而針對時代特征予以適當程度的價值取向引導使國家表現出持續且顯著的綜合凝聚力。一個國家從軍事政治、科技經濟、文化宗教等諸標志階段走來，宜予其漸次壯大激勵、再適當削弱安撫、至新的動態平衡。內蘊上，廟堂與江湖、派別與宗族，映射變換不一不異。對恃才機巧者可亦導亦驅，而對守德自居者則緩委重任。一念貪著眾生樂，即時輾轉應趣業；業趣伴生匯業海，相啖共業刀兵劫。一切當以心為根本，以發一切智心為首要，臨機明斷而超越善惡之念。念念生，紅顏化白骨；念念息，枯容轉童顏。流遷聚散緣生緣謝，潮來潮往娑婆幻影；平等智慧光明清淨，同體慈悲俱足圓融。

歷史的色彩逐漸消褪隱沒，現前的景象正在蔓延流轉，未來的新生力量將適機昂然崛起。風雲變幻，長路翩躚，天末霞光璀璨；江山婀娜爛漫，別時刹那浩瀚，回眸嫣然。

如此，以國為道場、胸懷天下蒼生，亦是一種修行。入世行出世心，轉凡塵趣向淨土，人王不異法王；出世行入世心，展淨土化導凡塵，法王不異人王。”

慈悲

將軍對禪師說：“人生的根本意義絕對不在眼前的聲色犬馬層面里。”

禪師言：“融合并透過眼前的聲色犬馬層面，將自己置於久死后剛復生的境地，重新審視世界，則會有嶄新通澈的悟解體證，即刻平視一切坎坷和榮耀，及至慈悲圓融、自在莊嚴。”

“在修行中慈悲的質樸表現是怎樣的？”

“隨緣闡釋指引但不強制干預，而當慈悲將被否定時即刻呈現更加深遠的慈悲。”

“慈悲的最低意義是什麼？”

“化解修行成就中產生的妄執和傲慢，直面正視現實、通達明澈現實，激勵調動現實，適機改善現實，於表觀上的自顯勝境不喜著、劣境不厭棄，歷緣度世，證悟眾生平等、如來藏無我、法界體性無分別，滋榮并檢驗智慧以回歸本來俱足圓融，進而無所從來、無所從去、亦無住於現在。眾生藏如來，如來攝眾生；功德共智慧，法界妙虛空。”

旅行

旅人問禪師：“為什麼一般修行時的逆緣要比不修行時相對多些，而順緣卻相對少些？”

禪師說：“因初期修行是在逆流而上，故表象的逆緣即是順緣，表象的順緣卻可能是逆緣；若能不執於相心無所住，則逆緣順緣皆是助緣；隨緣不動，不動隨緣；不動如如，隨緣事相。在更深背景層面及更長周期，黑暗前導光明，死寂孕育生機，放下內省俱足，無執直趣無迷；歧路隱現道途，纏縛指向解脫，煩苦性同清淨，微塵不異極樂。”

“大師都去哪里旅行？曾臨何勝地妙境？”

“時常流連於凡塵世界與莊嚴佛國之間，有歌曰：

荷園 春暉暖鄉里，秋色映客居；津渡依柳外，清風引路急。”

諸乘

旅人對禪師說：“我曾走過高山莽原，游歷過江河湖海，前時還征服了山門前的雲峰。”

禪師言：“你每天都踏在地球上，是否也天天都征服了地球？若能返觀自照，則明一切世間事相皆是自性幻化，一切法不離自性，一切法皆是佛法。”

“何以言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切法者，皆是清淨自性的隨緣幻現，亦其所依止，可開顯實相，究竟平等、不一不異；此是在俱足圓融層面闡釋的，如大藥王言一切草木金石等皆為善藥，是應病予藥，病愈則去藥、不執不廢，藥即非藥乃名藥；故言一切法皆是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亦故佛法遠不限於佛經義理、親證般若，慈悲救度、究竟成佛，乃至遠遠不限於佛法本際。”

“修行者趣向哪里？因何設置諸乘？”

“我在歸程；短亭長亭。是之謂：

江河謠 古洋穹隆起雪峰，凝流似練伴群星；宛轉勝境難歷數，一入滄海不復名。”

虛幻

西安，一位年老旅人徘徊在大雁塔附近；對所有的過路者，他都溫和地微笑著。

向晚的陽光漫灑在他的身上，一個少年跑過來問：“老人家，您在尋找什麼？”

旅人說：“孩子，我在尋覓往日的足跡，是青春的足跡。”

“您找到了嗎？”

“啊，是的，剛好找到了，比昔日還要生動活潑。”

“那您就回到從前了。”

旅人柔緩輕歌并複歌：

“故人 冰雪漸融浮前塵，鄉路漫轉隱鄰村；長河默默鎖素夜，短歌輕輕歸故人。

詠園 初曙翠華迎遠朋，芳菲博物故園夢；清風明月曲江晚，歲暮行人踏雪聲。”

如果

剎那對虛空說：

“如果我死了，讓我的摯愛瀰漫在你的夢里，在你額頭的輕吻宛若微風拂煦。讓我記得遼闊的雪原，蜿蜒的山麓；蔚藍的海洋，淡逸的薄霧；還有簡樸的閣樓，搖曳的鳳尾竹。

讓我的純真在你的記憶里長眠，每一天的晨曦晚照都凝集美好祝願。

讓我的心境映在你的明眸后邊，春花盛開的繽紛時節一同綻放歡顏。

讓我的衣著是平素遠行的裝扮，在你的細致叮嚀中沐浴無盡的溫暖。

讓我的一生幻化成星河的彼岸，輕輕牽著你的手依如往昔燦爛童年。”

大菩薩

工匠問詩人：“何謂大菩薩？”

詩人微笑靜默。工匠懇請：“敬望舉例形象闡釋。”

詩人起舞吟歌：

“重霄清麗，天涯縹緲，宛然大羅；大羅之畔，鳳凰聖域，大明王菩薩。

幽冥翠碧，海角蒼茫，風華弱水；弱水之濱，華蓮寶刹，地藏王菩薩。”

相知

天空對海洋說：“我願一直輕柔地擁著你。”
海洋回應：“你也溫婉地映印在我的心裏。”
“前時信使來過。”
“雲霓殊麗飄逸。”
“自由季風漫拂原野。”
“陽光普照雪山草地。”

人生

年輕人對智者說：“我想走過一個轟轟烈烈的人生，還想擁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
智者言：“同爆竹，像火山；如楓葉，似雪花。”
“我有堅定不移的人生信仰，還有對純情執手的赤誠擔待。”
“信仰是進取動力，但現實人生的實際朝向往往偏離信仰宗旨，致使其成為空洞的借口；而愛情也只是動態的階段現象，遠不是人生主綫，且多時轉為綜合平衡價值取向的博弈契機。”
“那麼，一般地，該怎樣度過人生呢？”
“隨緣愛樂及聚散，隨緣勤勉與佈施。譬如種子，隨緣轉化展開胚芽根莖枝葉花果輝暈。在任何階段，人生皆宜沐浴在真如的自在智慧之光中，透過際遇變遷及誓約更替以超越坦誠忠貞與欺瞞背叛、同道親近與陌路疏遠等虛幻的相對境況，讓真如的慈悲之風從周邊輕輕拂過。”

境界

博士臨別時問教授：“如何用現實生活語言樸素地闡釋非綫性過程的特征？”
教授說：“言出似箭，覆水難收；寵溺如殺，善多積惡；生死有期，世事多變。”
“那做學問的較高境界該是怎樣的？”
“前后左右，加減乘除。”
“這麼簡單，學齡前兒童也明白啊！”
“微分方程即是細化的加減乘除，而諸多加減乘除表述僅是微分方程組經理想化簡得到的條件解或極限解；親歷這類開循環所具有的普適內涵及深刻本源，將在豁然間直面覺悟。大凡能夠傳世的著述，內容至少包括生死循環、愛怨聚散、數理拓展其中之一。
對於數學、物理學及哲學研究，較為樸素的、很值得再次闡明的三條基本要義是：
科學基礎依簡約性及經驗性建立，這也致使理論總是處於不完備狀態；而僅當研究者趣向自然現象成住壞滅過程的解析，並進而超越邏輯框架及思維體系時，人生才漸具根本意義。
理論框架相對於現象演化多為趨勢性簡略概述，乃至僅是局部軌跡割綫或切綫方向的闡釋；在較高構造，當函數曲綫微小局部可用綫段等效時其為綫性，不可用綫段等效時暫為非綫性；而綫性總是同一層面非綫性的極限表述，非綫性則是另一層面綫性的變換形式；通過適當的方程變換將不可逆的非綫性過程轉化為另一層面可逆的綫性過程描述，即形成科學與哲學間解析連接；這其中僅當學者取得相對獨立的學術成就或進步時，方能對相關學者的探索生成有效支撐或參照；是故，諸領域智者只需掌握相關動態的相對高層面的綫性規律，即可洞悉並把控全局發展；單才專知是謙恭勤勉的自覺基礎，宏才廣知是包容等視的覺他前提。
自然現象演化在微過程一般含有小幅值振蕩，在極限上至少存在一趨勢參量乃至飽和參量，科學研究主旨之一即是確認這些參量；其中部分在表觀上顯著不同的自然現象演化過程卻於局部乃至較廣泛區域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數學方程描述，如自然飽和過程與現象蠕變過程及喜悅時的包容與憤怒時的排斥即是基本屬於同類過程的不同表現形式、器件的電磁擊穿過程與材料的力學斷裂過程具有相通的性質，而諸多自然飽和過程則是更高演化層面的局部構成環節或細化臺階；未來含攝著無限的創造，未來將有未來的景象，未來是由未來決定的。”

根本

行腳僧問禪師：“曾聞經中維摩詰大士能以在家相導引從凡夫、聲聞至彌勒菩薩的修證，是時自佛陀以外唯如文殊師利大菩薩尚可酬對無礙，此何以故？”
禪師言：“文殊師利大菩薩乃過去、現在、未來佛，及過去、現在、未來無數菩薩成佛導師，能使波旬、羅漢、菩薩即時示現佛身開演微妙佛法，同步旨趣佛身非佛身、佛法非佛法，皆不可得。維摩詰大士以近同佛陀的慈悲智慧示現在家相行出家法，離諸戲論超諸對立，不二法門直趣佛境；其從居家到法界通達自在助佛教化，於修證的各個階段層面皆能隨緣應機展開，循序剖析廓然顯真，入佛密藏深達法要，遊戲神通幻現妙用，遠非數理方程所能測度。佛陀在經中開示的盡無盡解脫法門是菩薩行所必修；出世在入世里，入世於出世中；見性后修行不必拘泥或苛求於聚落住所及發式衣著形式，而旨在親證般若、平等度脫、凡聖一如。”
行腳僧聞言頓首，隨即又問：“那麼，大師您蓄發是在養志，還是在克期取證？”
禪師回問：“你行腳是在修身，還是在修心？”
行腳僧答：“我行腳是在自度度人。”
禪師亦復：“我蓄發是在點綴尼連早春。”

悲憫

波旬問菩薩：“佛的心中有佛嗎？佛的心中有眾生嗎？”

菩薩言：“佛贊嘆佛而不執於佛，諸相非相智慧故；佛憐憫而化導眾生，眾生如子慈悲故。”

“佛言諸法空相，眾生如子何以為證？”

“佛因眾生沉浮於三界六道而示淚；佛淚珠者，我今即是。”

“請簡言何謂有漏、何謂無漏，及佛說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之要義。”

“有漏指煩惱相續、無明遮蔽、生死輾轉，無漏指解脫自在、依愿莊嚴、涅槃清淨。菩薩因智慧法藥故不盡有為，因慈悲救度故不住無為；不以無漏為竟、恒觀無漏智慧現前妙用如來藏性；不以有漏為黯、不斷有漏諸法知機善導迷茫眾生。”

“如來藏是了義說還是方便說？”

“佛陀大慈悲，無量方便智；為導眾生故，暫示諸假名；應機破妄執，敷演上妙方。我無我實相非相，法無法方便了義；本體歧路隱臺階，眾生幻境凝真知。語言終是指引，辭辨寡益；了義亦是方便，唯證究竟。諸佛分身無數，隨緣示現救度；眾生親證菩提，法身如如一體。釋迦文佛靈鷲山，妙覺如來中陰境；一切世界一切覺，無邊佛土念如來。”

“什麼是如來秘密義？”

“一念清淨圓融俱足，一切種智遍十方三際，威音那畔勝蓮華世界，無盡微妙不可思議。是時波旬同於菩薩輝光清麗、安詳無著。”

透過

哲學家問智者：“可以通過并拓展前人建立的邏輯體系對世界獲得真正的認知嗎？”

智者說：“讀書十年明真理在書外，實踐十年知天道難解析，育人十年曉證覺無定途。”

“邏輯推演需要基礎，此基礎是否可以不予證明、或如何證明證實？”

“此基礎盡可能予以證實，主要途徑是通過實驗或親證證實其成立條件及局限。”

“沒有顯著基礎單元的體系是否可以有效運用？”

“許多時可以很好運用。譬如典籍中的語言文字，在樸素意義上，每個字都是由字典中的其它字組成的語句詮釋的；明澈透過且不宜匍匐拘泥乃至虔誠執著於作為信息介質的語言文字組織構架或演繹符號邏輯體系，隨約還原復現本來的內涵義趣，進而理解并融回自然。”

放下

隱士對禪師說：“通過沉思冥想，我現在否定一切言辭表述、進而否定一切境界呢。”

禪師問：“如此你是不也否定‘否定一切言辭表述’的表述、‘否定一切境界’的境界呢？”

隱士微怔自語：“真理究竟在哪里？真理與謬誤又因何轉化？如何才能超越真理與謬誤相對的境況？”

禪師說：“真理在謬誤迫近處，當拋開和合條件將二者絕對時即導致僵化甚至發生轉化。在特別極端情況，通常所謂的明顯‘錯誤方向’卻能夠清晰地指引出‘正確路綫’的捷徑；是故，不拒絕於謬誤，不執著於真理；進而放下邏輯、語言、意識，不生起相對的概念。”

內省

哲學家問禪師：“宇宙有無邊界及始終、是如何演化的？為什麼會有生命？物質、空間、時間、信息及生命形態是否存在最大規模極限與最小構成單位？未來是否如過去一樣確定？”

禪師聞言，和藹地回問哲學家：“你祖上及師長還都安好吧？”

哲學家略微停頓繼而慨嘆：“他們有些已經過世，有些已經年邁、甚至正處在病痛中煎熬，想來我也在這生老病死的路上；每念及此不盡嘔唏，撫昔百端難可名狀。是知，朝霞暮靄皆在誦經，生死聚散總在說法；當深刻內省生死本源，以超越即使成為卓越學者卻仍流於一本正經地述說自然及社會閑話者層面；科學、文化、宗教，僅僅是趣向覺悟的階段性虛擬臺階。青絲華發度春秋，點點歡欣縷縷愁；竭世解析終戲論，親證菩提始為舟。少年浴生，青年溥老，中年安病，殘年明死。謝謝大師慈悲開解，由此亦知大學問家何以后期多面向人生覺悟，進而透過生死輪回趣歸理性法體。”

禪師遠望天邊說：“從馳騁莽原到登臨峰巔；世事無常助證解，眾生同性渡迷津。”

哲學家感慨：“峰巔寂寥高寒。”

禪師贊嘆：“雪峰旗雲招展。”

夜路

徒弟問禪師：“師父這麼晚了還出去做什麼？”

禪師說：“我去山的那一邊訪友。”

“但何必要置身夜路呢？”

“山凝河婉，月瑩風輕。”

心燈

哲學家問禪師：“怎樣才能對一般事物有較為正確的認識？”

禪師說：“深入研究一門具體學問。”

“如何才能對具體事物有近於正確的描述？”

“盡可能廣泛考察各類事物的演化過程。”

“那麼，應遵循怎樣的模式探索前行？”

“在黑夜，以自己心燈普照周際；以燈耀燈，燈燈輝映。”

解縛

旅人問禪師：“為什麼許多時覺得人到中年往往變得面目可憎？”

禪師說：“人到中年基本定型固化，有些人因經歷波折及屈壓，致使許多時許多事以明顯的先機與功利為主題；然每當回首青少年時的靦腆羞澀，亦常會於不經意間掠過莫名的傷感。”

“莫名的傷感當何以排遣？”

“仔仔細細、認認真真地哭一回、笑一回。哭和笑都是人生歷程的生動構成部分；童年時哭中常常略帶笑容，以樸直純真為基調，嬌稚柔弱的委屈里充滿著無盡的快樂渴望；暮年時笑中往往飽含哭意，以感嘆無奈為基調，落寞拘謹的歡愉里伴隨著深緩的寂寥彷徨。”

“如何勘破人生？”

“觀一秋葉即感悟其始發毫微，曾經春色；漸顯枯脆，終歸塵末。勘破而出世自在智慧，隨緣而入世同體慈悲；顯榮耀時當擇歸隱，臨絕境況體證無生；處驚濤駭浪之中從容淡適隨波逐沫，行廟堂殿閣之上獨步天下和光同塵；不以出世清淨為究竟，不以入世度化為殊勝。”

“怎樣才能進入涅槃境界？”

“智離一切相而悲憫一切眾生，即相即性常樂我淨；不生不滅而隨緣善示解脫次第，圓融自在俱足妙有。在此涅槃意義上，既沒有可進入的涅槃境界，亦沒有可脫離的生死塵世。”

“人生以何困時多？以何懼為甚？”

“人生以為情所困時多，以懼怕死後歷程為甚。”

“此或困或懼當何以化解？”

“可假借此困懼幻相生成出離心，進而增加精進力。”

“人生旅途應特別注意哪些要點？”

“諸鎖之中，情鎖最緊；諸念之中，念死尊貴；悟后起修，平等慈悲。”

實相

禪修中心，物理學家啟問：“何以略解經中觀自在菩薩‘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禪師說：“於如來藏清淨圓融層面，從阿賴耶識起，末那識、意識，及眼耳鼻舌身五識，次第對應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及成所作智，自然恒常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煩惱與菩提、冥頑與般若、纏縛與解脫、眾生與諸佛、分別計度與不可思議，究竟不一不異。若彰如來藏成一切種智擬為法身，轉八識成四智、二二擬為報身及化身，則綱曰八識如來藏五智三身；若標第九識真識一阿摩羅識、顯其成法界體性智擬為法身，則綱曰九識五智三身。”

“佛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那請問究竟上帝是何深隱義？”

“其究竟乃性空妙有、圓融俱足，在諸層面上其是理性體、是不昧、是含攝、是秩序、是法度、是幻現，是一即一切、是一切即一，此同是眾生甚深隱義；由因向果呈凡夫相，由果向因現聖者相；是故觀自在菩薩示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修行中平常而又真實的一步究竟是怎樣的？”

“是在午后廬前田園里的雅致閑適，是天體從行星到恒星的劇烈轉化，是情世界與器世界的剎那融合，是凡塵如同佛國般的莊嚴清淨，是無住於修行中每一步的空相實相。”

物理學家與工程師隨即先后又問：“究竟什麼是實相？實相在哪里呢？”

禪師答：“實相即是非相，隱含於真空漲落背景、公共接地，幻現於時時刻刻、在在處處。”

學僧問禪師：“師父每次回答都不一定，是隨緣應機還是內涵旨趣？”

禪師言：“春暖花開，秋清月朗。”

無

道士問禪師：“哪里在凸現廣大的慈悲？哪里在彰顯圓融的智慧？”

禪師曰：“春雨潤澤，至德無德；太虛空明，至道無跡。”

“佛經常言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表徵我、人、眾生、壽者四相？”

“是一念執著、一念分別、一念無際、一念相續解脫，是一心定慧等持、一心慈悲擔荷、一心周遍普被、一心清淨妙樂，是自覺示現、覺他功德、覺行無住、法身法界；其廣說無盡。”

儒者隨即亦問禪師：“大師無我後還在修行中嗎？那是誰在修行、還為何修行？”

禪師說：“內聖外王的綱要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吧？”

“這我熟知。大師的意思是指什麼呢？”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而究竟眾生不可得，菩薩不可得，諸佛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

教旨

宗教家問智者：“何謂出家？出何家？”

智者說：“自覺是出家，覺他是出家，覺行圓滿是出家，無所出入勝蓮華世界是出家。出人我執家，出法我執家，出如來藏家，出威音那畔家。出家回家，十地三智，游化自在。”

“諸多宗教教義究竟以何為綱要？”

“以智慧引導慈悲、慈悲啟發智慧、智悲雙運融合無住的實踐及內省為綱要，眾生平等、諸法無異、佛佛一體。一念頓悟，累劫漸修，次第成就；出世於入世，不變而隨緣，清淨之幻現；入世於出世，隨緣而不變，幻現之清淨；理事無礙，性相不二，體用一如。”

“其何者至為卓越殊勝？”

“山巒疊翠，草木融榮。”

要義

深夜，繁星點點；禪師對學僧說：“近日回到你父母與剃度師父那里各照看一段時間吧。”

學僧躬身謝道：“父母及剃度師父確實都已年邁，甚為掛記。是謂，見滴水盈華，似見大海蒼茫；見大海蒼茫，如見長者淚光。謝謝師父悉心指導，學生自隨您修習以來受益頗多，常有聞師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行前還啟問師父，無始劫來修行的究竟要義是什麼？”

“珍惜生長、讀書、參悟歷程，及其作為基礎及前提所引向的更深層開解；簡單自給的樸素生活，空靈生動的純真思緒；初始臺階即是自然彰顯與宇宙空相實相不一不異的本心，持續彰顯，進而無本心亦無宇宙、無顯藏亦無功用，精微廣遠、俱足莊嚴；要義是誠發一切智心、然亦不執著，證量言量、智量度量，透過無我無住、圓融慈悲智慧。”

“慈悲智慧的樸素表現是怎樣的？”

“隨順知機啟示，因緣導引自度，無相無跡無得，無證無言說，無智無度脫。”

接引

強盜問禪師：“在禪修中是如何獲得神通的？為何在傳法中不輕易顯露神通的威力？”

禪師回答：“在禪修中身口意清淨、智慧觀照慈悲不舍、平實修心平等度世，自然能夠獲得神通。在傳法中一般不輕易以神通力昭示，主要因為神通是禪修過程出現的附帶效應，微偏於術的方向，即便不修佛法也能獲得部分神通，而且如果沒有相應的空相實相修心前提，則不能獲得漏盡通及漏盡明，通明缺失，神通力不穩定，生死攸關之際不能有效提升層面進程，還可能會加速墜落，或徘徊迷失在驅使工具與惑眾王難之間。”

“世間確實有地獄、天堂嗎？何以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

“世間有天堂。放下我法二執，即刻邁向覺悟自在階梯。”

“天堂在哪里？從何處開始放下？”

“你先去將掠奪的財物還回，並誠懇致歉，然後回來，我引你去。”

強盜按照吩咐作完後一身輕鬆回來，見到禪師說：“我感覺從未有過的歡快。”

禪師言：“我也是的，咱們正在去天堂化城的路上。”

即下

歲末，弟子對師父慨嘆：“一年又即將結束，不知這每一天都去哪里了。”

師父說：“這每一天都還在啊，都正在歷史的星河中閃耀其本俱的璀璨光芒。”

弟子微悟：“請問師父，我們從哪里來？去向哪里？”

師父回答：“從你問話時來；去向這一刻。”

“那我們現在這是準備去哪兒？”

“上路。”

“師父在路上是如何處於修行狀態的？”

“只是走著；身自若，心自處，性自在，法自如。”

歌一曰：白雲津渡

黃河岸畔白雲山，薄霧漫隱全真觀；虛極靜篤心丹鼎，身化殿宇法自然；

大羅廣渺無窮際，玉清元始躍禪天；娑婆多少出塵夢，津渡明月伴客船。

歌二曰：丹霞時光

龍洲丹霞碧湖前，層疊嵌套砂浪卷；春雨絲絲潤細密，秋風漫漫拂紅顏；

高臺累階經日月，深谷溪流向遠川；時光指紋歷劫數，含生萬載似一年。”

家眷

旅人問禪師：“修行參禪是開啟本俱智慧的，為何許多時出家人表現得比較柔弱退讓？”

禪師回答：“在許多時許多事上清晰地覺察其因緣本相，繼而包容寬待，適機重新開始。”

“大師一般是單獨修行還是和誰在一起修行？”

“在和家眷一起修行。”

“大師是出家人，安居遠山古寺，相伴青燈黃卷，又誰是您的家眷呢？”

“草木山河，日月星空。”

圓滿

學僧問禪師：“什麼是圓滿？”

禪師悄悄回問：“你現在家裏幾口人？”

學僧赧然囁嚅：“我已出家為僧從師修道，怎能還有家裏人？”

禪師朗聲說：“我有家裏人的，是佛陀眷屬呢。”

學僧問：“那如何檢驗自性自證自覺繼而究竟圓滿成佛？”

禪師答：“清晰地復現本師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的教化歷程，自由地往來於他世界聞佛說法深解義趣現大總持，即刻地開顯一切智智自然與威音王佛及賢勝佛融為一體。”

空

行腳僧對禪師言：“佛說‘空’，菩薩說‘空’，本行腳僧一路上也常說‘空’呢。”

禪師曰：“行腳時不要總是拖家帶口的。”

行腳僧說：“我來就一個人啊！”

禪師問：“這一‘空’人是誰呢？”

幻相

學者問禪師：“舍利從何出？眼耳鼻舌身意是遮蔽還是方便？如何從中陰境獲得解脫？”

禪師答：“舍利從安然持戒出、從精進禪修出、從平等慈悲出、從轉識成智出、從漸次十地出，究竟從甚深般若波羅密多出、從清淨圓融出；諸識是沉迷輪回的壁壘，亦是趣向涅槃的階梯；宜明澈臨終時身分解與心分解次第展開的虛幻景象，及由隨即生成的中陰身趣往入胎、住胎方向發展的諸幻境歷程與平等解脫要旨；轉諸塵根為智慧門，消解遮蔽與方便相對的境況，輪回與涅槃、不一亦不異，永劫和剎那相融會、渺遠與極微相含攝，共虛空、遍法界，妙曼莊嚴、重重無盡。”

“佛經言諸法空相、無眼耳鼻舌身意，那如何修行才能無眼耳鼻舌身意？”

“佛陀及諸法王子在人間、色究竟天及諸地示現化身、報身及法身說法，著重闡釋眾生及諸菩薩當如何彰顯本俱的清淨圓滿佛性。若返識見性，則漸離一切相絕諸戲論，芳草翠柏皆為般若映射，山河大地即是如來幻現；身心性法空相實相，浩瀚世界本自清淨。諸相非相，觀佛目不暫舍；無覺無別，念佛意不斷絕；凡聖等同，供養佛竭盡身命。從諸識入循環修證簡略如下，從前六識入、經末那識、至阿賴耶識，修證為塵根互應生滅無住、凡聖平等染淨同殊，此謂行主理輔；從末那識入、至阿賴耶識、再經末那識返前六識，修證為空相離相生佛一體、我法執歇根明塵虛，此謂行理等持；從阿賴耶識入、出末那識、返前六識，修證為究竟圓融自轉自淨、超越生滅利樂有情，此謂理主行輔；修證實踐依宿業根基則一般為上述過程的簡約或復合模式。其中從末那識入循環，依妄證真轉染成淨，無漏現前而仍不舍有漏方便，轉識成智隨緣度化，此兼容平實猛利而直剖我法二執是為切要。在持續的修證中，或偶爾洞天徹地明達因果、見十方世界遍成琉璃、現諸佛莊嚴國土，或忽見自體佛身金色、浮蓮花座宣示妙法、眾菩薩恭敬環繞，其皆是證悟過程臺階、不宜執著細研窮索。而言無或有旨在依因緣果破執顯真，不以諸證境乃至無所得為聖解究竟，轉識成智回歸清淨圓融。六識聯袂幻察分別，末那中間妄執法我；阿賴耶虛括能所執藏演經律論，阿摩羅假名非淨非染無執無說。”

“如此，大師現在見到什麼？”

“你見鏡時見到什麼？”

“我見鏡時見到自己。”

“我見一切時即見到清淨自性的隨緣幻相；非有非無，非言非寂，非生非滅，非法非如。”

轉境

學僧問禪師：“如何才能在夢中即時體驗到夢境虛幻並轉化夢境？”

禪師回答：“從體驗並轉化現在的你自已開始。”

“因知師父早已至人無夢、即下隨適，故此是您過去的修行經驗吧？”

“人生似夢，隨緣入夢。夢中即夢醒，入世即出世，如白日執燈，慈心自明，無復功用。”

“師父是如何展現轉化夢境的？”

“我此時即在轉化夢境過程中。”

禪修

弟子問師父：“我已讀誦多部經卷，下一步該如何修習禪定？”

師父說：“清晰地覺察到沒有任何懈怠，自然地放鬆到沒有任何執著。”

“可我總是生起各種念頭。”

“隨其起伏轉化，不再生起加強或抑制的附加念頭。”

“懇請師父指示具體該從哪里開始？”

“止言斂目，不起分別；根塵并融，無我我所。”

隨順

師弟問師兄：“師父近日或靜坐閉目、或佇立遠望，是在觀什麼？”

師兄回答：“師父在觀經之間、法之間。”

“您跟隨師父修習多年，他從前開示有特別殊勝之處嗎？”

“早年間師父開示時總括引經據典，具體結合實修親證，幾乎辯才無礙。”

“師兄所言，令人神往。現在師父很慈祥，每次講的內容也都是我稍加努力即能理解的。只是看上去師父也應季春捂秋凍、寒頭暖足，偶爾還有些木納呆滯，似乎顯得很平凡。”

“前時恰似高山流水，巍峨壯闊、激昂澎湃；現在如同江河入海，舒緩安適、大智若愚。”

通則

禪師旅行經智者舍，智者問：“尊者何來？”

禪師曰：“緣來；如來。”

“緣俗，輪回纏縛；如聖，圓融清淨。”

“從俗證真，真俗無別；由聖入凡，凡聖平等。”

“從一般邁向卓越的要點是什麼？”

“此要點可簡略為基於並超越；諸如科學家當有基於嚴謹實證之上超越邏輯及語言的深刻洞見，軍事家當有基於開疆擴土之上超越戰爭與和平的高遠謀略，宗教家當有基於慈悲智慧之上超越輪回和涅槃的普世襟懷。這其中既需有從一般邁向卓越的堅實基點，又要有取得階段卓越後的穩固落腳處，並在局域範圍內跨越過程能夠近於安全可逆，進而形成持續跨越。”

“如將不生不滅等效為本體理解，則此本體是終極真實還是語言指引？”

“若執著本體以其為極致舞臺，則徘徊幽微；若路過本體以其為階段臺階，則漸趣佛境。”

“怎樣才能深植善本、通達法要、直入佛境？”

“觀佛、念佛、供養佛。”

“如何觀佛、念佛、供養佛？”

“離一切相，不起一切附加心，於一切法無所得。”

“托鉢化緣與禪耕自養孰更適應並感化當今眾生？”

“托鉢化緣是隨順結緣、啟示轉化、法布施的過程，禪耕自養是錘煉身心、把握命運、普濟結緣的示現；社會在不斷演化，宜根據地域時代、民風年景等狀況予以選擇；其中在民生艱難時期可優先以禪耕自養及普濟為主適當輔之以托鉢化緣相結合的方式隨緣自度度人。”

曆劫

學者問禪師：“什麼是常？佛性是常嗎？”

禪師回答：“無常是常，常即無常；佛性是非常非非常，透過不可思議及分別計度乃名常。”

“那麼大師您有苦樂嗎？能夠預知、乃至預置生死嗎？”

“我有苦樂，苦樂對境交融；我也時時生死，生死連綿莊嚴。”

“大修行者安住無生法忍，契合無生滅諸法實相，還會生起‘我’的思緒嗎？”

“大海隨風起浪，前浪后浪各具因緣，其起伏流轉盡是海水示現，大海、海浪、海水究竟同體無別。此因緣、流轉、示現、究竟等乃隨順之言，而佛性無生無滅、妙明周遍。”

“有成就者超越苦樂生死，以親證圓融清淨的程度而有差別，敢問大師現處哪一階段？”

“正在曆劫。”

名位

學者問禪師：“名位大師一般是怎樣的修行成就或境界呢？”

禪師說：“名位大師廣泛指較高修行成就並隨緣導引眾生親證覺悟者。嚴格謂，在人天稱，四地菩薩及以上；在羅漢稱，八地菩薩及以上；在菩薩稱，十地菩薩及以上。羅漢者明解脫因緣涅槃示現，菩薩者通度化因緣慈悲善導，如來者澈成佛因緣圓滿授記。而大師者即非大師，終不因諸名位生微許分別心，亦無以成就為意；其以三結滅盡、身口意業清淨故受持一切佛法，以慧光雙照空有不二、常寂常悲故自然現前一切佛法，以無相無功用行增勝、遍起現行妙用故普示一切佛法，以宏大愿力功德智見一切法境、常處一切智地故圓行一切佛法。”

無住

道士和雲游僧啟問禪師：“如何概要地描述人我執及法我執？”

禪師說：“我擁有，我增廣，我遍攝；我證道，我殊勝，我涅槃；我智慧，我慈悲，我度眾生；我圓融，我清淨，我等諸佛；是羈絆，是約束，是屏障；是搖籃，是舟楫，是階梯。”

“如何修行？如何見道？如何隨順？”

“大道至簡；直心通道場；知機善導究竟。無住心，慈悲心，菩提心；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

學僧隨即問禪師：“師父，那您是怎樣禪修的？”

禪師說：“禪修？已經不記得了。”

度化

弟子問師父：“佛經中以油燈熄滅譬喻法滅過程；油燈臨熄滅時因何會明盛呢？”

師父說：“此緣於點燃能量。在開始時給油燈輸入點燃能量，隨即油燈自續脈動點燃過程；因臨熄滅時將用於後續點燃的部分能量也一并釋放，故油燈臨熄滅時光亮會轉為明盛。”

“謝謝師父開解；只因您的言傳身教，才使我對諸法因緣生滅及諸法本不生滅的空相實相及空性真性修行有根本進境。”

“我也謝謝你；同樣在這類過程，我更加深入明澈因緣果中種種差別之道法及其依止。”

隨緣

弟子對師父說：“我要更加努力地修行，以期早日像師父一樣有所成就、利益眾生。”

師父撫慰：“為師之於你的作用并不是簡單復制，而是自然地引導你逐步揭示本來面目，選擇自我發現、自我覺悟，即使是站在佛陀的身邊，依然煥發著質樸從容、深遠莊重的本真光輝，修行成長為具有你自己完整特征的覺悟者。修行成長乃自然過程，張弛適度方有進境，其中等待、滯緩、乃至反復皆是修行部分。修行者適時透過或消解相對思緒進以彰示原本清淨俱足圓融，根本上沒有任何修行成就。在因言佛性，在緣言如來藏，在果言法身；雖原本俱足，然依修顯成，方圓行妙用。”

弟子懇切地說：“我盼望能一直跟隨師父修行。”

師父言：“人生隨緣聚散，我只是你旅途上的風景和遺跡。

當一切終將散去重新歸於平靜，我的心仍然在和你一起旅行，游歷人生。

當諸多往事成為追憶，我還在這裡守望，守望著曾經的一刻凝成的永恒。”

指引

學者對禪師說：“在增劫、減劫中有辟支佛、佛陀應世，其中於五惡濁世化導尤為艱難。”

禪師言：“沉溺於福樂者與深陷於困苦者皆難覺悟及化導。諸佛慈悲，智慧無畏；在十方世界，當人壽減到三十歲、甚至減到十歲時，雖眾生無明覆重、煩惱熾盛，但仍偶有佛陀依願隨緣示現、游化世界、契機導引，是乃極其稀有、彌足珍貴；聖者諸經論於此多有闡釋。”

學者問禪師：“大師主講哪一部經論？”

禪師回答：“通講佛經，但不執著於經義，否則即便圓滿清淨現前仍易成為修證障礙。”

“講經及修證因何次第分乘？”

“尊重眾生佛性，正視根基差別；微妙的道理簡潔普適但難說難解，極致的狀態柔和遍在卻難示難覺，故權宜次第分乘。小乘大乘循序行，倦侶入化城；回小向大轉究竟，佛乘亦假名。”

行腳僧隨即亦問禪師：“大師講經以敘述哪些內容為主？”

禪師回答：“以敘述自己的證悟為主，亦不拘泥於言辭形式，以免生成新的遲疑迷惑。”

弟子問禪師：“師父講經脈絡深廣，究竟以何義趣為宗旨？”

禪師曰：“普示平等法性，深解娑婆因緣，廣開覺悟法門。”

無我

弟子問師父：“佛經中常言如是我聞、諸法無我、常樂我淨，這其中我是指什麼？”

師父回答：“在如是我聞中我是參照，在諸法無我中我是執憑，在常樂我淨中我是如如。”

“諸覺行中以自覺自度為首要及前提，如何能快速地趣進轉識成智、超凡入聖的門徑？”

“自然地轉日常生活為平素修行，其中人生癥結處往往是解證處；非凡非聖，無我無相。”

“若無我，則是什麼無我？”

“無我無我。”

“那誰在覺悟？”

“妄我趣覺悟，覺悟現真我；妄我不異真我，真我亦假名。”

法要

師父臨終前對弟子說：“為師年邁，將脫殘軀，臨行在即，至囑法要。”

弟子言：“師父切勿掛懷，安心登程，我仍會來此。”

“還來此作甚？”

“聽您說法；消解自身相對娑婆世界的限制，轉化娑婆世界與莊嚴佛國間的樊籬，融合諸多佛國為一體；究竟無所消解、轉化、融合；在執迷纏縛中娑婆是凡塵濁世、紛爭樂土，在見性證道、平等度化時娑婆乃覺行道場、莊嚴佛國，在圓融清淨里凡塵佛國一如；非空非色，非性非相，非常非斷，非智非義。”

同在

途中，師弟染病去世了，師兄和師父將其安葬後繼續前行。

傍晚在村口休息時，師父不經意間向來路眺望。

師兄問：“師父在望什麼？”

師父言：“你師弟尚覺虛弱，在等他跟上來。”

無常

醫者問禪師：“為什麼在修證過程有時不宜特別親近善知識？”

禪師回答：“一方面，當見善知識的部分平凡表現時會影響對其有意義開示引導的領悟；另一方面，容易將善知識的證解及光輝部分地當成是自己的證解及光輝從而懈怠自覺實踐。”

“何以言菩薩圍著眾生轉呢？”

“其如在病榻前、手術臺邊，醫者圍著患者轉；眾生苦痛無奈，菩薩感同親受。菩薩分身佛所凡間，有一眾生未得度，菩薩終不示涅槃；眾生究竟是自度，法身佛陀示圓滿。”

“若不以法身、法界論，則還可以何明曉一佛一切佛、一切佛一佛呢？”

“還可以法施、法藥論；諸施之中，法施第一；諸藥之中，法藥最上；於此，藥師佛同諸佛，諸佛同藥師佛；進而是故，一佛一切佛、一切佛一佛。”

“多謝慈悲指點。大師向來身體好嗎？可否時常調養？”

“有暗疾頑症與生俱來；雖經良醫授藥，然確難以根除。”

“但觀大師純陽至柔，精神飽滿，平和淡適，應享天年。”

“此亦迴光返照、時日不多之象。”

“大修行者也在無常中嗎？”

“大修行者不昧無常；親證圓融而不執著於清淨，身處生死而不沉浮於輪回。”

生死

學者問禪師：“知識等同於力量嗎？”

禪師答：“知識可通過實踐轉化為力量；但一般在轉化前力量是力量，知識也還只是知識而已；有時已通過實踐檢驗的知識仍易成為枷鎖和羈絆，是故開放的、動態的知識是必要的。”

“知識與智慧的交融處在哪里？如何化導指引？”

“此交融處在事物演化的動態平衡區域，在聯立方程組的廣義解析解中，在刹那生死流轉間，在梵網摩尼珠輝映處。一般事物都存在無窮層面背景，事物之間及事物與背景之間進行著直接的或經由更遠更深層面背景的相互作用；極致上當事物與諸背景還原交融為一體時，則背景即近為本身。以臨接事物的背景為知機化導基礎，以多背景為次第指引方向，通透一切，兼容一切，超越一切，既一切一體，亦非一非異，以無住心自在隨緣導引。”

“為什麼世人多是喜生厭死？死亡之後會怎樣？初染從何起？何謂修證中的不生？”

“世人多喜生厭死是因為其末那識依阿賴耶識而執著我及我所；死亡之后阿賴耶識將在所藏業染通過少分末那識形成的業力牽引下，因緣對境流轉延續過往諸世的慣性；初染從智慧殊勝起、從慈悲主宰起；修證中的不生指不執著、不染著，乃至自然轉染成淨不生末那識。”

“憑大師的莊嚴自在可以避免死亡吧？”

“我現即處臨終狀態，正在為死亡做準備，圓融自性的清麗光芒帶我回家。”

“大成就者的境界不是常嗎？”

“非常非非常；大成就者本歸生死背景，亦隨緣復示生死幻化，輪回涅槃同虛妄等清淨。”

中陰

弟子問師父：“如何明晰地辨識在死亡之後與轉生之前這段中陰歷程？”

師父答：“明晰地辨識體驗生時的每一片刻，解證行圓融，隨緣慈悲智慧，自然清淨無住。”

“師父，這方面我略有心得。咱們周圍誰死後會有中陰身？”

“我有的。”

弟子忙握著師父的手說：“師父的修為已遠超越生死，不應經過中陰身階段的。”

師父言：“我遊歷諸中陰化導眾生轉境久劫矣，你現在就正握著中陰身的手呢。”

名相

科學家問禪師：“如何才能熟悉死亡後的中陰解脫過程？”

禪師回答：“在此生親證。”

“尚未死亡，如何親證？”

“熟練證解數理方程需要預先親自反復推演才能掌握關鍵步驟、發揮解題技巧，而適機運用及臨場應試僅是平凡檢驗。同樣，超越輪回是在生時即已趣見諸相非相、親證成就，而度化及臨終解脫或死亡后中陰解脫只是素常印證，亦不再有束縛狀態和解脫境界，不昧因緣果，一切法皆是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次第成就、轉化、示現。”

南無

大雄寶殿，學僧問師父：“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那裏作什麼？”

師父說：“在默念。”

“默念什麼？”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